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十四回 謀出路施四走山東 離老巢鄭時來湖北

話說張文祥聽了鄭時的話，躊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現在也只好如此。我與二哥的聲名，鬧的太大了。我總覺得馬大哥是做官的人，不見得可靠。四弟為人誠實，沒有多大的才能，不招人忌刻。他先去試探一番最好，四弟，山東見了馬大哥之後，看對待的情形如何，寫一封詳細的信來。他肯拿四弟當自己人看待，我和二哥便不妨前去。若他搭起官架子來，竟不認四弟為把兄弟，或分冷淡，我們就只好別尋門路了。」鄭時道：「他如果竟不認四弟為把兄弟，我們自然用不著再去，就是四弟也趕快離開山東為好。不過我們去投奔他，也得替他原諒、原諒，他是個熱中做官的人，萬一將和我們拜把的事，走漏了消息在外面，說不定立時就有殺身之禍。我們求他幫助，總以不至連累他為主。四弟到了那邊，須先買通門房，將我的信遞上去，看他如何吩咐下來。在官場不比在山裡，任情率性的舉動，一點也來不得，凡事總以忍耐謹慎為好。他就有二分的心思提拔我們，幫助我們，但限於地位，格於形勢，有許多不能在表面上露出來。不能因他外面分冷淡，就賭氣不在那邊了。」施星標道：「我只要他肯認我是他的把兄弟，隨便他如何對我不好，我朝著他是大哥的名分上看，決不至和他賭氣。不過我們三兄弟，一晌在一塊兒幹這營生，我的聲名，雖不及二、三哥那麼大，然也多久就已懸了賞格捉拿的。我從這裡動身到山東去，在路上就難保沒有人點眼藥。不過我動身時不給人知道，在路上不停留耽擱，並將姓名改變了，或者不至鬧出意外的事情。惟有到了山東之後，將二哥的信投上去，倘馬大哥竟抹殺天良，硬抓了我就地正法，我不是自投羅網，白送了性命嗎？」張文祥道：「這一層倒也是可慮的，二哥以為怎麼樣？」鄭時偏著頭想了一想道：「我料他斷不敢這門做，也不值得這樣做。想得賞得功的，是差役和候補小老爺。他已做到了藩台，何至有這些舉動。並且他在四川做了多年的府縣官，早聞了我兩人的聲名。也應該知道不是好惹的。殺了四弟，於他自己絲毫沒有益處，而留得我兩人在世，他從此就休想高枕而臥，他是個精明能幹的人，何至做這種於自己有害無益的事，四弟儘管放心前去，若他真個被糊塗油蒙了心，殺了四弟，我兩人不出頭替四弟報仇，剗了他的心祭四弟，我兩人便不是人了。」施星標是極信仰鄭時的，鄭時教他去做甚麼事，那怕赴湯蹈火，也不推辭。三人當時商議妥當，施星標拾奪了隨身包裹，帶了鄭時寫給馬心儀的信，即日動身向山東前進。

在路上免不了舊小說書上所說「曉行夜宿」、「饑餐渴飲」的兩句套說。一路不停留的，安然到了山東。也不落客棧，馱著包袱，徑跑進藩台衙門，打著門房裡人說道：「我是馬大人家鄉來的，這裡有一封信，請你就替我送上去，我在這裡等回信。」施星標那般粗莽的人，加以身上是行裝打扮。藩台衙門裡的門房，眼睜何等高大，那裡把施星標看在眼裡。以為不過是討了一封有點兒來頭的信，到這裡求差事的，連睬也不懶得睬一眼。反抬起頭。蹺起腿，向旁邊的人說話。施星標在四川當鹽梟的時候，手下也是一呼百諾，那裡受過這們冷落，依得在山裡時的性格，已要動手打人了，只是心裡一想鄭時吩咐凡事忍耐謹慎的話，火性就按納下去了，勉強陪著笑臉，對門房說道：「這封信請你替我送進去，我有要緊的事須等回信呢？」門房聽了仍是不睬，只鼻孔裡冷笑了一聲，繼續向旁邊的人說道：「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野廝身，沒名沒姓的，究竟是向誰說話啊。」旁邊的人瞟了施星標一眼，登時滿臉現出鄙視的神氣，也是鼻孔裡冷笑了一聲，臉又掉了過去。

施星標看了這情形，忽然想起鄭時吩咐買通門房的話來了。暗自思量道：「原來官場的門房，都是要有錢給他，他才肯替人傳報。我忘記了鄭二哥吩咐的話，沒拿錢給他，怪不得他使出這般嘴臉來給我，這是我自己不好，不能怨他。」施星標心裡這們想著，即從包袱裡取出準備送給門房的一包散碎銀子，約莫有二、三兩，雙手連那封給馬心儀的書信，捧到這神氣活現的人面前，陪笑說道：「我是個鄉下人，初次到衙門裡來，不知道禮節，這一點兒小意思，都忘記拿出來，對不住，對不住，請你自己去喝一杯酒。」門房聽了這幾句話，倒覺得中聽，隨即掉過臉來，先向施星標手中望了一望，似乎還有點兒嫌棄輕微的神氣，不肯就放出笑臉來。及伸手接過去，在掌心中略掂了一掂，知道分量不輕，竟不像是鄉下人的出手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連忙立起身對施星標笑道：「何必如此破費，請在這裡坐一會兒，這信我立刻親自送上去，有回信，等我下來就知道了。」施星標暗喜虧得鄭二哥有見識，若沒有這點子準備，我這一趟簡直是白辛苦了。施星標在門房裡坐等了一刻工夫，這送信進去的門房已滿面笑容的走了出來，對施星標招手道：「大人傳你上去，隨我來罷。」施星標抖去了身上灰塵，一手提了包袱，跟著門房穿廳過廈，直走到上房內客廳裡。門房招呼施星標坐了，自去通報。

不一會，馬心儀就走了出來。施星標見面幾乎不認識了，因為初次見馬心儀的時候，馬心儀正在縲紲之中，滿臉憔悴憂煎之氣。別後馬心儀官運亨通，官途得意，居移氣，養移體，此時的馬心儀已養成一個大胖子了，氣度也與從前迥然不同。施星標那敢怠慢，忙起身趨前請安。馬心儀伸手拉起來，笑道：「老弟辛苦了，自家人不用多禮，坐下來好談話。」施星標諾諾連聲的斜靠著半邊屁股坐了。馬心儀挨身坐下來，說道：「老二的信，我已見過了。那種局面，本來不是可以長久的。你於今打算在這裡弄點兒差事幹幹呢？還是由我薦到別處去呢？」施星標道：「情願在這裡伺候大哥，承大哥栽培，就教我去死，我也不含糊。」馬心儀緊蹙著兩道濃眉，說道：「依我的意思，還是由我寫一封信，薦到別處去的好，包你得著一個好撈錢的差缺。」施星標道：「我從四川動身，就存心是來伺候大哥的，鄭二哥也吩咐我須小心伺候大哥。只要大哥肯拿眼角照顧我一下，我便終身感激不盡，並不曾動撈錢的念頭。」馬心儀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個實心人，也未嘗不想留你在眼前，做個貼身的人。不過其中有些不便之處，不說大家不好，說了又對不起你。」施星標道：「大哥何必這們客氣。我將要動身到這裡來的時候，鄭二哥已說過了，我到這裡來，大哥必有許多為難的地方，教我忍耐謹慎。大哥有甚麼說，儘管吩咐，我決不敢違拗。」馬心儀笑道：「倒是老二有些見識，他既經對你說過，知道我有為難的地方，我為顧全你們，便不和你客氣。你我雖是當天結拜的兄弟，但這一切事故，在當日已有約在先，只有我四人各自心裡知道，無論對何人不能透漏，因此稱呼上須大家留意。你的姓不能改，名字卻不能再用『星標』兩個字。你排行第四，我此後只能叫你『施四』。你須記著，萬不可失口呼我大哥。暫時還沒有相安的事給你幹，且在衙門裡住著，等到有機會就安插你。我的事情忙，恐怕沒有工夫和你談話。你得原諒我，」

施星標連聲應是，從此就住在藩台衙門裡。沒住到幾個月，山東巡撫出缺，馬心儀便遷了巡撫。教施星標當了一名巡捕。施星標也不懂得巡捕的官階大小，以為巡撫是一品封疆大臣，巡捕的官銜，照字面上看，相差並不甚遠，必不致分卑小，興高采烈的當著巡捕。同事的人因施四不肯說出自己的出身履歷並和馬心儀的關係，都疑心他是馬心儀的親戚，說出來恐怕辱沒了馬心儀，所以不肯直說，卻沒人疑心有那種不能告人的事實在內。施星標幾番想寄信給鄭時和張文祥兩人，無如從山東到四川的道路太遠，托人帶信本不容易，而施星標自己不能寫字，他們的秘密關係，又不能給外人知道，不敢請人代寫。因有這兩種緣因，施星標來山東一年多了，還不曾有一個信給鄭、張二人。

鄭、張二人在四川的勢力，一口薄弱似一日，盼望施星標在山東的消息，簡直望眼欲穿。等了七八個月，還杳無音信。鄭時只得主張將手下親信的兄弟，每人給了些生活銀兩遣散。張文祥並無家人妻室，鄭時的髮妻早已死了，因年來不得一時安居，便懶得續娶，二人都孑然一身。手下的人既經遣散，就不能在四川逗留了。二人假裝做生意的人，帶了盤纏行李，打算在東南各省閒遊幾處名勝，順便探聽施星標在山東的情形。若還得意，就到山東去走一遭。在重慶包雇了一條船，一路順流而下，遇著可以流連遊覽的所在，便將船停泊，遊覽些時又走。他兩人在四川的聲名，雖鬧的很大，然一則因認識二人面孔的人還少，二則因他們當鹽梟時的舉動，從沒有結怨於人民的，地方人民不存心與他們為難。官場緝捕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並且二人既改了姓名，又不在一處地方停留多日，所以能平安無事的到了湖北。

他們到湖北的這日，正是七月初七。這夜天高月朗，微風不動，漢水波平，映著半輪缺月，光明如鏡。船泊黃鶴樓下，樓影也

倒印在鏡光之中。鄭時欣然對張文祥說道：「我等半生勞碌，未嘗得一日清閒。象這般清幽的景致，那裡是勞碌人所能領略得到的。我們於今可算得天曠其衷，回頭是岸，才有這種景物，給我們在安閒中享受。若糊塗錯過了，實太可惜，我們何不趁這月色正好的時候，到黃鶴樓上去遊覽一番？」張文祥道：「既是二哥有這般清興，我陪二哥去便了。」鄭時一團的高興，與張文祥攜手上岸，抖擻精神，走到黃鶴樓上。憑欄俯首，只見江流如帶，夾岸武漢三鎮萬家燈火，隱約如煙霧迷離中，幾條秋葉一般的漁船，往來蕩破一平如鏡的水光，下網的聲音，都彷彿送到耳邊來了。二人不覺心曠神怡，相視而笑。

正在這塵襟滌盡、榮辱皆忘的時候，忽聞長笛之聲，悠揚清遠。張文祥聽了，笑道：「我記得小時候讀過『黃鶴樓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』的詩。難道這黃鶴樓中，真是時常有人吹笛子嗎？」鄭時笑道：「那有這回事，你聽這笛子是在黃鶴樓中吹嗎？遠得很呢，說不定離這裡還有幾里路。」張文祥側耳聽著，說道：「好像是兩支笛子同吹。二哥也是會樂器的，聽這笛子吹得好麼？」鄭時一面用手在欄杆上拍板，一面答道：「吹得很好，只是聽這音調淒涼抑鬱，估量必是兩個有心事的女子，在那裡吹弄。」張文祥問道：「聽吹出來的音調，就分得出男女嗎？」鄭時道：「這如何聽不出，不但分得出男女，其人的老少美惡，以及性情行動，都能於所奏的音樂中求之。不僅這笛子可以聽得出，在一切樂器的音調中皆能聽出。」張文祥笑道：「然則二哥聽這兩個吹笛子的女子，其年齡容貌，以及性情行動如何呢？」鄭時道：「我既說是兩個有心事的女子，可知年紀不大，至多不過二□多歲，容貌決不醜陋。並可知道她兩人的樂器，是由高明的師傅傳授的。」張文祥問道：「不是娼妓在那裡陪客侑酒麼？」鄭時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世間恐怕沒有這們文雅的娼妓，就有也是由宦家小姐淪落入煙花的。」張文祥道：「細聽這聲音，好像是從江邊發出來的。我們何不順便去探尋一番，看二哥所料的究竟是也不是？」鄭時點頭道：「也使得，我本來要回船去了。」二人仍攜手走下黃鶴樓。聽笛聲覺得一步近似一步，直走到泊船的所在，用不著探尋，原來笛聲就是鄰船上發出來的。

二人回到自己船上。看鄰船的窗門都已敞開，看見艙裡堆積了許多箱篋，箱上都貼著封條，卻看不出封條上寫了些甚麼字。艙上首安放了一張床，床上枕席皆異常精潔。床前一張小幾，一個年約二□歲的女郎，盤膝坐在幾旁的一張湘妃竹榻上，一支笛子握在手中，已停口不吹了，側轉臉向坐在床緣上一個年齡稍大些兒的女郎說話。幾上也有一支同樣的笛子，是坐在床緣上女郎放下來的。兩女郎臉上都沒脂粉的痕跡，而修眉美目，皓齒朱唇，天然絕麗。因兩船緊靠著船舷停泊，鄭、張二人所立之處，相離那床不過一丈遠近，女郎說話的聲音雖低，沒有關閉窗門的緣故，也能聽得分明。只聽得坐在床緣上的女郎悠然歎著氣，說道：「去依靠人家的事，總是為難的。此去也只好聽天由命罷，就是林家不能相容，也不見得便是不了之事，到那時再作計較。」即聽得坐在湘妃榻上的女郎說道：「我想姨母姨父決不至存心歧視我們。我們此去，雖說是不得已，去依靠他兩老人家，但是銀錢上並不沾他家的光。父親在綿州的時候，我的年紀雖小，還記得姨父姨母帶著海哥到那衙門裡住了一年半，臨行還向父親借了三千兩銀子。那三千兩銀子借去以後，聽說姨父很得了幾個闊差事，卻不曾聽說歸還那銀子的話。無論那銀子還了沒有，姨父曾向我家借銀子的事，總是確實有的。我們於今並不圖沾他家的光，只圖他兩個年老的至親，照應照應，若還不能相容，就未免太不念我父母的舊情了。」床緣上的女郎正色說道：「妹妹快不要將這些事攔在心裡，到林家之後，萬一不留神說到這些事上面去了，傳到姨父姨母耳裡，定要背地責備我們不懂事。我們不應該管。」女郎說到這裡，偶然回過頭來，好像已覺得鄰船上有人偷看的神氣。當即立起身來，順手將這邊的窗門推開了。窗門一經關上，說話的聲音便聽不明晰了。鄭、張二人只得縮身進艙。不知鄭、張二人和這二個女郎要不要發生什麼關係？且待下回再說。